

雪 都

迷 路

有人立着处

芒种后，第三天。

晨辉一时给东边层峦打着金边，余光拂向柳畔。有人立着处，黑色长裙垂地，上接墨绿襦衣，腰间衣带随风轻扬，白色内衫自袖口与领间隐现。兰指翘拢起额前一缕散发别在耳后，她乌发半绾，面庞清秀，唇点绛朱，眉似远山，不施浓妆却自带温婉气韵，眼含春水，在清冷中自成风华。活脱脱似极灵动的江南女子，谁能想到她从雪中生出。

是，她，是苏瑶—阿来。即是有年头不见，我还是认得她，她的气息好像从没有被这个世界改变过。而我居家足有五月，因父辈之故，被安排至她的工作，跟着她的导游旗去散心。说实话，我挺厌倦的，什么都倦，等她找我好了，省得无谓寒暄，烦。

唉，也是。接站，接机，陪车，陪聊，陪吃，哪哪都要顺着别人的意，何必呢，她。我作如上思付，是因为有人夜里三点半就在微信群发讯息，让苏瑶及早去站接她，说她第一次来，怕摸不着路。但何必三点呢。清晨，在我觉得是苏瑶少有的宁静。

两小时后，车站，苏瑶依约见到了那位“三点半”女士林昭愿，中年模样，精神尚可。随即让苏瑶带她从新城览到旧城，又从旧城览到新城下

榻。下午，苏瑶又去机场接另一个人，陈最实，这人只让苏瑶带他到了克兰河边就返至下榻点。

“是不是差人呐？”彼此相见时，林昭愿询问向苏瑶。

“丁酉，差这个人，是个本地的，不住这里。”苏瑶不经意抬手拢发回应着，“我们一行四人，明早按线去喀纳斯，今晚你们好好休息，明日一早，我就过来。”

“嗯，本地人，你们之前就认识的？”陈最实跟了句话。

“是的，但是有年头不见了。”苏瑶说。

“哦哦，谢谢！辛苦你了。”伴着林昭愿的附和，苏瑶作别离开。

夜里，父亲咕囔着整备我的行囊。“四十年前，我才十六，一晃，我的小儿三十了。记得那会是举家刚来，我就在那仁牧场附近失了道，还好碰见小苏的爷爷，不然，得饿好久。”见我不接茬，继续道，“待着也是待着，转一转，捡捡石头，你小时候老爱干这。”

“好，知道……”我苦笑着回他，我小时候，知道他记得清楚，我不想继续下去，仿佛这是在谈一个不相干的人。

“对了，小苏第一次带团，你经得多，路上多留意留意，帮衬帮衬。”

“好，知道。”

“好！知道。”听得出这是苏瑶和父亲交谈的声音，“好嘞，丁叔！”该死的，已经是第二天大早了，我醒了醒眼，拖着药罐似的身子爬了起来，

拾掇拾掇出发的事，向口袋塞了安眠药，上了苏瑶的车，离了去。

“丁酉，我记得你。小时候，你掏过喜鹊的窝，在我家门前的松树上。”苏瑶用后视镜看着我笑道，吐字像绒羽落地一般柔缓，但她是高音，这样讲话显得格外可听。

“这次不过老家的道，下次载你去，变化其实不大的。”苏瑶继续道。

“好。”这样的作答是否太过刻意，想来，我在刻意制造一种边界，但当意识到刻意的边界，反令人难以自恰。

正值夏的意气，这里绿的浓厚，植被铺满道路两旁，可以看到小牛犊在独自晃悠，水草丰茂的日子里，视野放去空旷清爽，忧郁深埋在水沼。行在笔直的公路上，似于异度空间穿梭，什么都可以做想象，什么都可不做想象，心有憧憬、眼有希冀的，使人皱眉、令人不快的。总之，旷野是难以排除在想象之外的，自然将解除你我意志的枷锁，为之张扬。行在笔直的公路上，以村郊至城区，苏瑶此行的开始，一切顺利，我们接到了林昭愿、陈最实，向目的地发去。